

848

0734.917

豕

蹄

目

书

50

大

永

1865

848/0734.917/1

不二文學叢書

豕 蹄

郭沫若著

上海不二書店出版

不 二 文 學 叢 書

豕 蹄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初版

▲每本實價四角▼

著 者 郭 沫 若

出 版 者 不 二 書 店

上 海 北 州 路 一 〇 四 〇 號

經 售 者 黎 明 書 局

上 海 四 馬 路 中 市

印 刷 者 民 光 印 刷 公 司

上 海 新 開 路 順 慶 里 五 十 四 號

代 售 處

全 國 各 地 黎 明 書 局  
經 售 處 及 各 大 書 店

『典型論』的聲浪近來唱得頗高，典型創造在和造形美術（繪畫·雕塑·建築）相近的小說倒不失為是重要的節目，但有人認之為『藝術的本質』，那似乎是有點『逐鹿而不見山』。典型創造在小說的範圍內倒並不是怎樣神祕的事情，任何小說家在描寫刻畫他的人物上都在創造他的典型，問題只在他所創造出來的東西是否成功，而成功的典型創造是應該採取怎樣的方法和具備怎樣的條件。

大抵典型創造的過程是應該以客觀的典型人物為核心，而加以作家的藝術的淘汰，於平常的部分加以控制，於特徵的部分加以誇張，結果便可以造出比客觀所有的典型人物更為典型的人物。人是有種種不同的氣質的，近代的心理學家大別之為內向性與外向性。粗枝大葉地說來，內向性的人，體格是瘦削，精神是孤獨，愛馳騁玄想，宗教的狂信徒及早疾性痴呆

是這種人物的典型：外向性的人，體格是博大，精神是豁達，富於社交性，成功的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及燥鬱狂是這種人物的典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孔子一定博大，孟子一定瘦削，秦始皇一定是內向性，楚項羽一定是外向性。先天氣質得到適當的後天的境遇，便可以成功為各該社會層的典型。這種人物自然會引起藝術家的注意，他在有心或無心之間便要把他拿來做自己的模範。客觀的典型人物之『典型度』要看氣質與境遇之相成的關係如何，兩者如有最適當的相成關係，則可以產出最完全的典型。作家如能選擇得最完全的典型而加以忠實的刻畫，這種再現及其成果也不失其為是高級的藝術或藝術品。但客觀的完全的典型是罕有的，在這兒便需要作家積極的活動，作家要憑其藝術的淘汰，以創造出最典型的人物來。要遂行這種任務所課於作家的努力是很大的，他須得要有相當的關係於人的生理與心理的各種學識，他須得要有豐富的社會經驗或關於考證的學識。譬如要創造宗教上的狂信者而把他想像成為肥壯大漢，那是最大的悖謬。又譬如要描寫燥鬱狂而把他想像成為瘦子，那也是不懂得精神病學的『人之初』的。

關於人物之先天的(生理的，心理的)與後天的(社會的，

職業的)各種特徵之抽出與綜合,自然是典型創造的秘訣。然而這抽出與綜合過程總須得遵循着科學的律令。近世科學的發達便宜了作家不少,往時的作家全憑自己的經驗在暗中摸索,我們却有科學的明燈照着去掘發而積聚人性的寶藏。近代作家多是學過醫的人,這個事實替我們解釋了好些文藝創造過程的祕密。

我這兒所收的幾篇說不上典型的創造,我只是被火迫着在做『速寫』,目的注重在史料的解釋和對於現世的諷諭,努力是太不足了。我自己本來是有點歷史癖和考證癖的人,在這個集子之前我也做過不少的以史事為題材的東西,但我相信聰明的讀者,他會知道我始終是站在科學的現實的立場的。我是利用我的科學的智識對於歷史的故事作了新的解釋或翻案,我始終是寫實主義者。我所描畫的一些古人的面貌,我在事前是盡了客觀的檢點和推理的能事以力求其真容,我並不是故意要把他們漫畫化或者胡亂地在他們臉上塗些污跡,任意污蔑古人比任意污蔑今人的還要下等。古人是不能說話的了,對於封着口的人之信口雌黃,是最無恥的勾當。但如古人的面貌早是經歪曲,或者本是好人而被歪曲成為了惡者,或者本是無賴而被粉飾成為了英雄,那作者為『求真』的信念所迫,他

的筆是要取着反叛的途徑的，譬如孔子吧。孔子是『道貫古今』的大聖人，這個觀念已經比任何銅像鐵像都還要堅固。然而想到孔子也還是人，過分莊嚴化覺得是有點違背真實。墨子的非儒篇本來揭發有好多孔子的陰私，莊子裏面也有好些處調皮孔子的地方，有些如盜跖篇之類更明明是寓言，這些爲門戶之見所囿的揭發的調皮，事實上也有點令人難於相信。但是如呂氏春秋的審分覽任數篇中的吃飯的故事，我相信是一定有所根據的。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黎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攬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覺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 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攬而飯之。」 孔子嘆曰「所信者口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這段故事既不類有心的揭發，也不類任意的調皮，這把孔子的面貌我覺得是傳得最爲正確的。孔子是領袖意識相當旺盛的聖人，拿現存的一些領袖意識旺盛的人物來對照一下，像這種程度的『雄猜』，原是家常茶飯事的。

以諷諭爲職志的作品總要有充分的嚴肅性才能收諷諭的效果。所謂嚴肅性也就是要有現實的立場，客觀的根據，科學的性質，不可任意賣弄作者的聰明。尤其是取材於史事，是應該有歷史的限制的。以史事來諷諭今事，其根據是在人的氣質與人的典型於今古之間無大差異，只要把古人寫得逼真便可以反映出與此同一氣質同一典型的今人的面目。今事的歷程自然可以作爲重現古事的線索，事實上諷諭的性質本是先欲刺今而後借鑑於古的，但不能太露骨，弄到時代錯誤的程度。時代錯誤的巧妙的玩弄可以收到不同的效果，便是滑稽，但玩弄得不大巧妙時是足以令人鬨堂。我自己是在盡力避免着這種毛病的，但因努力不足，只是一些『速寫』的結果，古人的面貌寫得不甚逼真，充分的諷諭的效果恐怕也是難於得到的吧。

我自己恨我沒有相當的物質上的餘裕，即是沒有從事創作的靜閑時間，我假如有得充分的時間，單是『賈長沙』那個典型，我覺得是可以寫成所謂『雄篇大作』的。他的悲劇最和我們現今的情形相近。但在目前我只能以這些『速寫』而滿足了，而且這些『速寫』我還不得不感謝好些催促我，鼓勵我的比我年青的一些朋友。這些作品都是被他們催出來的，有

些甚至是坐債，如孔夫子與賈長沙二篇便是。假如沒有他們的催生，我相信就連這些速寫都是會流產的。十年以來，因為政治上的秦始皇主義，文壇上的門羅主義，出版家的打劫主義，使我這素來的號稱多產的一個人竟然化成了石女。有些人在責備我的石女化，而他們却忘記了招致了這石女化的原因。石女化了的作家不止我一個，政治上的影響，自然要算是重大的原因，然而文壇上的羅門主義與出版家的打劫主義，實在是不可看脫而且容易看脫的禍根。它們進行得很巧妙，藉着政治上的口實為烟幕便把自己的惡跡隱藏下去了。國內的出版家中，有一些不良之徒，竟直可以稱之為『文化強盜』，他們榨取作家的血汗，讀者的金錢，以肥滿自己的獸慾。把我自己來做例吧，我以前寫出的東西已經不少，而且也相當受着讀者歡迎，然而在最近的幾年間我是一個銅板的版稅都沒有進過的。把作者的著作權，版權，任意蹂躪，私相授受，甚至連作者的原稿都霸佔着既不出版，又不退還，這種無恥的行為怕是只有中國才有。作者的人權沒有保障，作者相互間的連絡戰線也完全缺如。過於熾烈的作家們的俱樂部主義與個人意識，妨害着了這種聯絡戰線的產生，大家都在爭奪出版處，『有奶便是娘』，於是便生出了在文化強盜的颶使之下做文化運動的滑稽現象。

這種滑稽和所謂『官民合辦』其實是魯衛之政。在這兒凡是真正擁護文化的人，只好期望着作家的覺醒。就和勞動的覺醒與團結是遂行勞動者解放乃至人類解放的道路一樣，作家的覺醒與團結也正是遂行文化創造的大道。

最後讓我來解釋一下本書命名的意義吧。本書所收的東西都是取材於史事而形式有點像法國的『空托』(Conte)，我起初便想命名之為『史題空托』。但覺得四字題太累贅，便想縮短為『史題』，又想音變而為『史蒂』。最後因為想到要把這個集子獻給我的一位朋友，一匹可尊敬的螞蟻，於是由這螞蟻的聯想，便決心採用了目前的這個名目——『豕蹄』。這個名目我覺得再合口胃也沒有，而且是象徵着這樣作品的性質的，這些只是皮包骨頭的東西們，只要火候十足，倒也不失為很平民的家常菜。但我已經告白過，都只是一些『速寫』，火候怕是說不上來的。本來也還想多寫一些，但就因為這樣的關係怕使讀者食傷，僅僅成了半打便告了終結。

插畫是黃鼎與魏孟克兩君畫的，新文字是李柯君譯的，他們加上了這些新鮮的作料促進了這些火候不足的豬蹄化的消化，這是當得十分感謝的事情。

(一九三六·六·一〇)

## 目 次

|            |       |
|------------|-------|
| 孔夫子吃飯····· | 1—4   |
| 孟夫子出妻····· | 5—14  |
| 秦始皇將死····· | 15—24 |
| 楚霸王自殺····· | 25—44 |
| 司馬遷發憤····· | 45—56 |
| 賈長沙痛哭····· | 57—70 |

### 自敘傳

|               |         |
|---------------|---------|
| 一 初出夔門·····   | 71—80   |
| 二 幻滅的北征·····  | 81—92   |
| 三 北京城頭的月····· | 93—104  |
| 四 世間最難得者····· | 105—115 |
| 五 樂園外的蘋果····· | 126—126 |

|         |     |
|---------|-----|
| 後記····· | 127 |
|---------|-----|

孔夫子和他的門徒們困在陳蔡之間已經有七天沒有見飯了，不唯沒有見飯，甚至連菜湯水都沒有見過。

大家都餓得來不能動了，東倒西歪地在一座小村落外的山林子裏睡着。

他們在七天前初到那兒的時候是傍晚時分，因為走得疲乏而且口渴得難耐，有幾位弟子便滿不客氣地從鄰近的瓜田裏偷了幾個香瓜來讓先生和大家解渴。他們當晚便在那兒露宿。但不料第二天清早醒來，他們却為當地的農民所包圍養了。偷瓜的時候是被人看見了，故爾惹出了這場亂子。

純樸的農民以為他們是髒盜，只是把他們包圍着，却不敢更進一步怎麼他們。他們師弟們却又沒有胆量跑去向農民疏通，就因為沒有胆量，因為怕死，孔子那樣的大聖人固不用說，連最勇敢的子路，最能辯的子貢，都毫沒中用了。

## 孔夫子吃飯

就這樣一羣人便不能不乾餓下去，餓了足足七天，還能動的人實在就只剩下一個顏回了。

顏回究竟不愧是『其心三月不違仁』的大賢，餓到了第八天上的清早，趁着孔子還在睡覺的時候，他鼓起了他的仁者必有的勇氣，把一張白布片來拴在孔子的拐杖上作為投誠的旗號，他拿在手裏走出林子去向農民軍投誠。

純樸的農民究竟是好說話，看見顏回那個慈祥的和農民的愚魯相差不遠的面孔，又聽着他以樸訥的言辭說出了他們的來歷，他們才曉得是出於誤解，便立即把圍解了，而且還款憐他們，送了些白米給顏回，讓他拿去煮給他的先生和同學們吃。

顏回真是喜歡得什麼似的，他的心裏冥冥是給了農民以無限的祝福，無限的感謝。他把米拿着回林子去，見了先生，把詳細的情形說了，不用說我們的聖人和他的大賢們也是喜歡得什麼似的。孔夫子心裏想：究竟顏回是不錯，他這人是在我之上。但他沒有說出口來，他說出口來的是：

『我不是早就說過嗎？我是有天老爺看承的呀。』

好在林子裏的柴火方便，顏回回頭便去一手一足地把米淘好，搬了幾塊石頭來做成灶孔，便煮起稀飯來。因為他想到，

肚子餓久了的人，頓時吃硬飯是不行的。

孔夫子和一羣弟子們不用說仍然是沒有動，但他們都安了心，沒有什麼焦愁的了。有幾位稍微還有點焦愁的，是看着顏回的一舉一動太紆徐，好像故意在和他們的肚子作弄；又怕的米太少，稀飯不夠吃。

這樣淡薄的焦愁，在我們聖人心中也在所不免。我們的孔夫子睡在一株大樹下一段高的地方，看着同樣餓了七天的顏回在那兒有神沒氣的煮飯。看他煮了好一會，把鍋蓋揭開了來，但使他感覺着了很大的不快。他看見顏回揭開了鍋蓋來，便把另一隻手在鍋裏搯了兩指的飯來送進口裏。這下便很傷了孔子的尊嚴。因為孔子是一團人的領袖，連我領袖都還沒有吃的時候，你公然就先吃，這是孔子在肚裏斥責顏回的話，但他沒有說出口來。

顏回把稀飯煮熟了，先搯了一碗來陳在孔子的面前。孔子這時候又存心來試驗顏回一下，看這人究竟虛偽到了怎樣的程度。

孔子說：『回呀，我剛才夢了我的父親。（不用說是聖人臨時扯的謊。）有飲食要先敬了長上，然後再吃。你替我在露天爲我的父親獻祭罷。』

## 孔夫子吃飯

顏回趕快回答道：『先生，今天的飯是**不好**拿來敬神的。』

『爲什麼**不好**拿來敬神？』

『我聽先生說過「**黍稷必潔**」，今天的稀飯不乾淨，**不好**拿來祭神。』

『爲甚才乾淨呢？』

『剛才我揭開鍋蓋的時候，飛了一團煙渣進去，我趕快用指頭把它拈了起來。但丟掉又覺得可惜，我的指頭也燙了，所以我便送進了口去。……』

孔子聽到這裏，才突然『啊哦』地嘆了一口氣。他趕快搶着說：

『好的，好的，回呀，你實在是一位聖者，連我都是趕不上你的。』

他說了又對着弟子們把自己的一片疑心和對於顏回的試驗，和盤告白了一遍。

孔子藉着這一番的告白來和緩了他自己良心的苛責。但他同時更感受着一種下意識的安撫，是說：

——我的領袖的尊嚴，並沒有受傷。

---

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草此。此故事出處，見呂氏春秋，審分篇，任數篇。

孟夫子一清早起來，打着赤膊在園子裏養他的『浩然之氣。』他把兩手按着肚皮，就像雄雞要叫的一樣，把頸子伸起來向後屈，仰望着天，閉着嘴用鼻孔納氣，有得五秒鐘的光景用口吐出着把頭復還原位。就這樣反復着在一吐一納。當他納氣時，他那瘦削的胸廓從凹陷下的肚皮上挺出，一片片的肋骨是可以數得清楚的。那種的工夫，在古時候的人是稱爲『熊經鳥申』，直譯出來是說『老熊吊頸，鷄公司晨』，意譯出來就是『深呼吸』。

但他深呼吸了好一會，頭腦總是昏濛濛的，就像在頭骨下面有一張布帕把腦髓包裹着了的一樣。鼻也發燥，眼也發乾，他的目的是要保存着那清涼涼的『夜氣』，而在他的全身中却瀰漫着一團的燥氣。他的四肢也無力，特別是十個指頭，那裏面就像有微溫的湯水在鼓脹着的一樣。

## 孟夫子出妻

這理由他自己是很明白的，他突然嘆息了一口氣來。

——『啊，我的精神如能像那蟬子的聲音那樣的清冽而玲瓏呀！』

他羨慕起在園角上的一株桑樹上叫着的蟬子，自然在孟子的時代人還沒有知道凡是昆蟲的作聲其實是含有性愛的要求的。

——『先生，飯已經弄好了，請上來吃早飯啦！』

年紀怕正當三十的孟夫人，和孟夫子成一個極端的對照，她的那夏天的清晨一樣，豐滿而新鮮。她上面穿着白色的葛衣，下面穿着綠色的布裙，打扮得就有點像現今的朝鮮婦人。她打着赤足，捧着一個食案，走到臨着園子的廊沿上來，請孟夫子上來吃飯。

孟夫子不大高興地把頭掉過來看了她，蹙着額，只把頭點了一下沒有作聲。但他那無力的腳也被拖着，走上正房來了。他先進側室去穿上了衣服，又回到正房來坐在正中處孟夫人所安好了的席上。這席不用說並不是如後人的桌椅，乃是字的本義所表示的席。古人的席地而坐的起居，現今還在『日本』這座活的古物館裏面保存着，凡是到過日本，或看過日本生活